

魏人警察小说系列

公安局长

魏人 著 九州出版社

同名电视剧即将在全国各地
电视台黄金档播出



魏人警察小说系列

公安 局长

九州出版社

魏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安局长/魏人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2. 10

ISBN 7-80114-803-7

I. 公… II. 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6612 号

公安局长

魏 人 著

责任编辑:张海焄

出版发行:九州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政编码:100081

印 刷: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257 千

印 张:13

印 数:01-10000

版 次: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7-80114-803-7/I·130

定 价:22.00 元



魏人，原名魏冬生。曾赴内蒙兵团当兵团战士，后参军，复员后步入文学生涯。八十年代当编辑，开始文学创作。九十年代中期调入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曾任总编室主任，编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现为二级编剧。已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创作电视剧一百多集。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绿色的逗号》《魏人刑警系列小说选》《天镇老女人》等；长篇小说《告诉你，我是警察》。主要剧作有：《刑警张玉贵》《警察世家》《刑警夏日》《我是警察》《编辑部的故事》（与人合作）《公安局长》《蛇年警官》等。主要获奖作品有：中篇小说《刑警队长和杀人犯的内心独白》获首届金盾文学奖，《刑警队长的誓言》获啄木鸟文学奖，《天镇老女人》获1985年全国青年文学奖；电影剧本《龙年警官》获1990年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青春无悔》（与人合作）获1991年大学生电影节奖。

魏人警察小说系列

魏人警察小说系列

蛇年警官

魏人 著 九州出版社



魏人警察小说系列

公安局长

魏人 著 九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海焘 封面设计: 张晓光

第一章

李西东微闭着眼睛靠在后座上，身边一个男孩蜷缩着睡得正香。车轻轻地颠簸了一下，李西东睁开了眼睛。

他把目光扫向窗外。高速公路的护栏飞快地向身后闪去，隐没在漫漫的夜幕中。

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忧郁的成份，心情也随着离江川市的越来越近复杂起来。他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选了这个日子到江川市赴任，今天是2000年的元宵节，也是他的前任龚平上诉被驳回的日子……

此时的江川市市区已经下雪了。满街的店铺亮起了霓虹灯，摆下了元宵阵，各种形状的灯笼挂在树上，给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戴上了一串串红色项链。随着锣鼓声的传来，从街的东西南北走来的四支舞龙舞狮队在中心广场上摆起舞姿，许多市民也簇拥着来到这里，鼓乐声、欢笑声，时而还

伴有几声清脆的爆竹声,显得热闹非凡。

这个城市里的另一个特殊市民易焕章的心情可没有这么轻松。作为江川市公安局临时主持工作的副局长,他正在办公室里脸色阴沉地向部下训话。

“龚平的上诉被驳回,按照上面的要求,这件事今天晚上要在本市新闻上播放。市委市政府要求我们密切注意动向,保障安全,大家听明白了吗?”

下面的回答声参差不齐。

易焕章火了:“大声点!”

回答声大了一些,但还是显得无力。

易焕章不满地挨个将他们盯了一圈,才一摆手宣布:“散会!”

大家松了口气,在嗡嗡的议论声中,纷纷站起向屋外走去。这时,法制办主任徐小平把一份文件纸送给易焕章。

易焕章看了一眼,手一拍脑门,又把大家招回来:“呦,真是忙糊涂了,差点忘了件重要事。是这样,为了加强江川市公安局的力量,上面派原平章市公安局局长李西东同志任我们江川市市委常委兼公安局代理局长。对了,西东同志曾在江川工作过,和龚平是大学同学。好啦,大家知道就行了。散会!”

大伙似乎对上级的这个决定没有思想准备,会场里竟然一时静得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离开。

易焕章不得不大声强调了一声:“愣着干什么?散会!”

从距离江川还有 60 公里的那块指路牌出现以后,李西东手机的铃声就没有停过,当然都是与他出任江川市公安局局长有关,有的祝贺,有的告诫,李西东都从容应对了。好不容易静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李西东看了一下上面显示的号码,不禁心里一阵发怵。电话是妻子翁群打来的。

“西东,你在哪儿,我往家里打没人,往你单位打,说你被调到江川了,这是真的吗?”

李西东知道又要挨训了,吞吞吐吐:“有这么回事!”

果然,那边翁群迫不及待地嚷起来:“你疯了,平章干得好好的,跑江川干什么,龚平就在那儿栽了个大跟斗,判了二十年呀!你想想,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

妻子一嚷,李西东反倒踏实了,他淡淡一笑:“老婆,你对自己的老公太缺乏信任感了吧?你的意思是我会和龚平犯同样的错误?”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省委组织部不是准备让你接祝厅长的班吗?”

“老婆,你累不累呀!人在新加坡,还念念不忘国内的动向,我看你可以到安全厅工作了。”

“你少和我穷贫,我打的可是国际长途。”

“那我挂了,咱又不是贪官,要节约闹革命。”李西东说着,嘻嘻笑出声来。

翁群在电话里深深叹了口气:“行了,真拿你没办法!那李简呢?”

李西东觉得松了一口气:“我带着呢!放心吧!你老公是

干公共安全的，能照顾不好儿子？对了，李繁在省城参加演出呢！”

翁群还在电话里关照着什么，司机提醒他：“李局，江川到了。”

李西东一抬头，眼前果然是江川收费站，再往远看，他不觉一怔：在收费站雪亮的灯光照耀下，可以看见站前整整齐齐地站着一排警官，为首的就是易焕章！

李西东的汽车一出收费口，易焕章立刻迎了上来，他拉住李西东的手：“李代局长，欢迎你！”

李西东也使劲握了握他的手，回头对司机嘱咐：“小郭，把李简送到我奶妈家。”

易焕章一只手拥着李西东：“总算把你盼来了，上我的车，走吧。”

李西东上车前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

易焕章微微一笑：“耽误不了，本市新闻是七点三十分播放。”

李西东笑了：“看来我们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啊！”说着，他姿势很帅地钻进车内，易焕章重重地关上车门，自己坐进驾驶员座位。

李西东问：“你自己开？”

易焕章回答：“自己开好呀，省得有一天没人开车时失落呀！”

“老易，你想得挺远呀！”

易焕章没有回答，点着支香烟狠狠地抽了两口，又掐灭

了，然后，很老到地发动了汽车。

一路上易焕章的话很少。进入江川市区后，正赶上群众的庆祝活动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大街小巷到处是人流，易焕章只好不停地按喇叭，可是躲过了这一拨又躲不过那一拨，行进速度还是慢得出奇。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宽畅的十字路口，却又被舞狮舞龙的队伍堵住了。

易焕章终于沉不住气了，他停住车，准备过去给那几名漫不经心地疏导着交通的巡警提个醒。

李西东却拦住了他，指着车外面的人群说：“易局长，你看。”

易焕章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只见人群中举起了许多醒目的条幅。

“惩治腐败官员，铲除黑社会！”

“仁义市长不仁义，祸国殃民，下场悲惨！”

“龚平局长不公平，执法犯法，关进监狱！”

“共产党的眼睛揉不进沙子！”

李西东和易焕章不禁互相对视了一下。

这时，一位市民举着电喇叭喊：“大家静一下，开始播新闻了。”

人们立刻安静下来。

李西东看看手表，提醒易焕章：“马上就七点三十分了。”

易焕章顺手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里面传出了女播音

员的声音：“……今天下午三点，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张仁李、龚平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张仁李，原江川市委书记、市长，龚平，原江川市公安局局长，两人在江川市任职期间，收受黑恶势力人物中子明等人的大量财物，充当他们的保护伞，破坏了江川市的改革开放形象和经济建设，破坏了江川市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法律的尊严。不久前，他们分别被江川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播音员的话音刚落，外面的人群就沸腾了，欢呼声此起彼伏。

易焕章也兴奋得直拍方向盘：“怎么样？”

有两名警察显然认出了易焕章的汽车，满头大汗挤了过来。走在前面的一位大约有三十岁的样子，一手摇晃着帽子，一手用手帕擦着汗，问：“易局，有什么事吗？”

易焕章皱皱眉头：“瞧你这样子！警纪警风呢？”

那警察赶紧戴上帽子：“人多啊，我怕把帽子挤丢了。”

易焕章一点也不客气：“哪那么多理由？去，我马上回局里，开条路。”

两个警察面面相觑，又看看忘情欢呼的庆祝场面，有些为难：“易局，您看……”

易焕章又要发脾气，李西东插话了：“老易，这里离市局有多远？”

易焕章一笑：“还说你在江川当过派出所长呢，也不熟了吧？城市建设快呀！其实要从那边插过去，十分钟就到。”

李西东提议：“那我们走过去。”

易焕章大眼一瞪：“你这不是寒碜我吧？那怎么行呢，失礼呀！”

李西东反而笑了：“给我个面子，我们走过去。”

易焕章不情愿地淡然一笑：“你有这个雅兴，也好！”

他们下了汽车，挤过人群，走进一条小街。小街又脏又乱，特别惹眼的是，地上的井盖竟然都打开着。

李西东愕然地看了副手一眼，正好易焕章也看着他，脸上浮着难以琢磨的笑，不知道是抱歉还是有其他的意思。街道两边都是小摊，有卖水果和杂货的，当然更多的是卖元宵的。

李西东边走边看着路边的小摊，不经意间，悬挂在一个元宵摊前的一副对联映入了他的眼帘。他心里一震，停下脚步认真看起来。

易焕章从后面赶上来，问：“李局，你看什么呢？”

李西东指着那副对联说：“噢，你看这副对子，写得蛮有意思呢！‘红皮白皮黑皮不知包着什么心，红心白心黑心不知裹着什么皮。’瞧，这横批也绝了——‘表里不一’。有意思，小姑娘，我买一斤‘表里不一’。”

卖元宵的小姑娘伸出三个指头：“好咧，三十块一斤。”

李西东半认真地说：“不便宜呀。”

小姑娘一点也不含糊，嘴一撇：“您这就老外了，在江川市‘表里不一’就这价！”

李西东被她逗乐了，正要掏钱，易焕章已经把钱递给小姑娘。

李西东挡住易焕章的手：“老易，这点钱我还有。”

易焕章有点尴尬，坚持着：“见外了不是？煮的时候有我一份不就得了！”

李西东还要解释什么，人群突然乱了。只见一个男人手里抡着根木棒从人们闪开的一道缝隙中狂奔而来，后面有一高一矮两名民警在追赶，再后面是一个女孩发疯地哭喊着：“抓小偷呀，他偷我的手机啦。”

遗憾的是，周围竟没有一个人伸手或伸腿帮警察忙。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些人的目光居然还充满了惊喜，好像在看一场热闹戏！

职业的习惯使得李西东和易焕章立刻明白眼前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了，两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向跑过来的小偷逼了过去。小偷大概没想到会遇到见义勇为的“路人”，马上慌了，退了几步，转身溜进一条窄胡同里。李西东他们当然不会放过，紧追在后面。

小偷眼看着就要逃到小巷的另一头，发现又有几名警察从对面围了上来，只好向后面退。无奈后面是逼上来的李西东他们，他进退两难，情急之下跳进了一个打开井盖的地下井里。

这个意外的举动在场的所有人没有考虑到。两个警察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冲过去朝着井口喊：“小子，没地儿跑了吧？快上来！”

下面没有任何回答。

又喊了几声，还不见回答，小个子警察不耐烦了，伸腿

就要下井，被赶来的工人们拦住了。

工人提醒他：“警察同志，你不能下。”

小个子警察不以为然：“为什么不能下？”

“下面正泄露煤气，我们正在修呢。”

“真有那么危险？那你们还不快修。一会儿那家伙还不跑了？”

“我们也急，在等防毒面具呢。”

李西东一直在注意着他们的对话。他凑近井口嗅了嗅，一股呛人的气味立刻隐隐地进入了鼻子里。他的脑子里顿时重重地打了个惊叹号。

李西东回头问那两个警察：“有办法吗？”

小个子警察保证说：“李局，他跑不了，我们一会儿借用修理工人的防毒面具下井去抓他。”

李西东低头沉吟着看了看表，脸上挂着焦虑的神情。

大家不知道新来的局长想什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现场显得很沉闷。几分钟过去了，还不见将防毒面具送过来。李西东用探询的目光扫视着工人们。

工人们被他犀利的目光盯得很不自然，为首的解释说：“是不是……车堵在广场西边过不来了？”

李西东又看了看表，眉头皱着说：“我看马上叫人喊话吧，老易。”

易焕章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喊什么话！我看把井盖都盖上，这小子在下面扛不住就会上来的。”说完，就吩咐工人们动手。

小个子警察跑过去布置工人盖井盖，易焕章也走了过去。

易焕章：“还磨蹭什么？”

为首的工人磨蹭着，怯怯地说：“这样会死人的。”

易焕章很不耐烦：“那是小偷，死了是他自找的。盖！”

工人们迫于无奈，不情愿地将井盖抬起来，就在要盖上去的时候，李西东走过来举手制止了：“等等老易，这样做合适吗？”

易焕章振振有词地挥挥胳膊：“没问题，搞好治安是我们工作的前提。老百姓在看着我们，连个小偷也抓不住，给江川警方丢脸呀。”

李西东压低声音说：“现在不是丢脸不丢脸的问题……人命关天哪！”

易焕章失声笑起来：“你也真是菩萨心肠，一个小偷也值得这么忧心忡忡？”他看见盖子迟迟没有盖上，有些火了，“还愣着干什么？快啊！”

李西东语气严肃起来：“焕章同志！等一下，这样做是不对的。”

易焕章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李局，你在和我开玩笑吧？”

李西东摇摇头：“不，我在提醒你，今天的社会，对生命的重视是第一位的。井下的人无论他犯了什么法，在法院还没有定罪之前，都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作为警察，有义务在他生命有危险时挽救他的生命，谁也无权剥夺他的生命。”

易焕章没有一点精神准备，一时傻了。

李西东轻声提醒他：“你应该纠正刚才的命令，焕章同志。”

易焕章此时处在极其尴尬的境地，他自我解嘲地耸了耸肩膀，大声下命令：“听到李局的命令了吗？把井盖打开，准备氧气。”

工人们仿佛早就等这句话，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

李西东看出易焕章心里不舒服，想向他解释解释，可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词来，只好点了一支烟递过去。易焕章也没有拒绝，接过狠狠吸了一口，又浓浓地吐出白烟，就像要把一肚子怨气一下子全吐出来。

他们并不知道，电视台的名记者范博燕一直在注意着这件事情，而且将这一切都悄悄地录下来了。

第二天上午，在江川市公安局的会议室里为李西东举行了一个简短但规格很高的欢迎会。不仅市委书记甄树理率领全部常委到会，连省厅的祝厅长也专门赶来了。

宣布完任命之后，李西东表了一下决心，然后，当然该甄书记讲话了。

甄树理不打官腔，说出话来掷地有声：“首先欢迎李西东同志来江川工作。大家知道，江川市前不久发生的事情，市委书记张仁李和公安局长龚平被判了刑，这是江川市党组织和公安民警的耻辱。刚才西东同志说得好，我们这些人的一言一行都要维护和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要时刻

警惕，要注意隐藏更深的黑恶势力和他们尚未暴露的保护伞卷土重来。”

话音刚落，易焕章就带头鼓起掌来，会场里的气氛立刻活跃了许多。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省城的香格里拉酒店里也在举行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会上，江川籍的著名青年企业家钟六一宣布了新的投资计划，博得了一片掌声。按照惯例，会后免不了是酒会。钟六一稍稍应酬了一会儿，就溜出来了，不想，在酒店门口遇到了省委书记张丕清。

钟六一连忙迎上去握住老书记的手：“张伯伯，又在微服私访啊。”

张丕清笑呵呵地指着他的脑门：“你的词真多！六一呀，听说你在投资上又有大动作？不错，有企业家的气质，要是你爸爸还活着，该会多高兴。”

钟六一谦虚地收回手搓着：“张伯伯……”

张丕清拍拍他的肩膀：“好好干。有时间来看我和阿姨。”

钟六一望着张书记的汽车开走，正要打开自己的车门，一个美丽苗条的姑娘从背后跑过来。

钟六一的脸上立刻漾出了由衷的欢笑，张开双臂就要拥抱她：“小繁！”

被称做小繁的姑娘却调皮地一闪，灵巧地躲开了，问：“你真不简单啊，竟然认识省委张书记。”

钟六一执意将她拉到自己身边，回答说：“跟你也没有